

《我和父亲季羨林》续集
季承讲述父亲文章背后的秘密

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季羨林 季承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季羨林 季承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 季羨林, 季承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33-0147-3

I. ①那… II. ①季… ②季…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回忆录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4249号

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季羨林 季承 著

责任编辑: 何 睿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李 甦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47-3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故人故乡

季承：父亲打开了回忆的水闸	3
病房杂忆	5
季承：我们越恨猫，他越爱	13
老猫	16
咪咪二世	26
季承：如果有一条合适的狗陪伴他	28
一条老狗	28
季承：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兄弟	36
忆念张天麟	37
季承：父亲忆人的文章很动情	44
寅恪先生二三事	46
怀念乔木	52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59
哭冯至先生	64
悼念沈从文先生	71
季承：他是孤独、寂寞的一个人	76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节选）	77
季承：他有极大的一种施舍的幸福感	83
临清的宴会	92
《还乡十记》小记	96
五样松抒情	98

赋得永久的悔	102
季承：他对北大近乎崇拜	109
梦萦水木清华	111
春满燕园	114
季承：他对北京民间的事情颇有兴趣	117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119
季承：他对我母亲视而不见	122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124

第二编 早年的梦

季承：完全放开，不计后果	131
《清华园日记》自序	135
《清华园日记》选录	136
季承：他一不动笔手就痒痒	141
兔子	142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148
季承：看起来更可人、更吸引人	158
海棠花	158
忆章用	162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172

第三编 大自然记游

季承：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179
野火	180
在敦煌	182

洛阳牡丹	198
富春江上	200
季承：天生有一种对自然界的亲和、敏感	206
石榴花	208
神奇的丝瓜	211
二月兰	214
喜鹊窝	219

第四编 晚年悟世

季承：他从不谈《金瓶梅》	227
我最喜爱的书	227
季承：父亲有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御书颂》	232
我和东坡词	232
季承：唐诗都在他心里，他经常默诵	237
唐常建的一首诗	237
季承：他不断地用这个座右铭来驱除恐惧，安慰自己 ..	239
我的座右铭	239
季承：翻译，父亲是遵循“信达雅”的原则	241
《罗摩衍那》的汉译问题	243
季承：他觉得两者也是互补的，他反对完全否定中医 ..	246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247
季承：他赞成综合思维，但并不反对分析思维	250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	253
思想家与哲学家	259
季承：我赞成父亲的公式：天资 + 勤奋 + 机遇 = 成功 ..	261
成功	263
季承：父亲对范曾很赞赏、很尊敬	265

范曾《庄子显灵记》序	265
季承：女人腰身长得好，在他眼里就美	267
我的美人观	268
季承：他觉得应该忆念的东西，都值得特别珍惜	274
当时只道是寻常	275
季承：荷花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和乐趣	277
回家	279
清塘荷韵	283
季承：父亲没有闲暇时间，没有任何的消遣	288
时间	291
季承：死亡一直是个禁忌，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	295
八十述怀	299
九十述怀	303
九十五岁初度	312

第五编 季承：父亲的背影

玉兰花	319
又是二月兰开花的时候	320
海棠情怀	321
我的罪过	322
曾经阴森恐怖的北大	324
父亲喜欢的饮食	325
梦	330
给父亲过生日	333
父亲周年祭	335
颠扑不破的成功“公式”	338
父亲的“长寿秘诀”	340

【第一编】

故人故乡

□季承：父亲打开了回忆的水闸

这篇《病房杂忆》写于二〇〇六年，父亲九十五岁。

这是父亲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回忆。他已经打开了回忆的水闸。

文章谈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小时候，对“小姐姐”和“荷姐”两个女子的回忆。当时他刚从农村到济南不久，他自称丑小鸭，貌不惊人，一身土气，也没有什么学问，自卑感很强烈。他对“小姐姐”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用了数首苏东坡的词来形容她的美丽。在我父亲眼里，“小姐姐”是十足的美人了。

“小姐姐”就是我的二姨。我对二姨有很深的印象。基于我的回忆，二姨算是漂亮的，但恐怕也没有父亲说的那么漂亮。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农村来，见到城里的女子，反差很大，称赞便不免有些过了。尽管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但他没有胆量去做非分之想。年龄是个问题，如果他大一点，也许他会有勇气去追求这么一个女孩。这恐怕是他一生都会感到遗憾的事。

这么多年他一直没说过，这是他第一次回忆这件事。

一九七三年我们回济南时，“小姐姐”在，“荷姐”也在。曾经在我们家的一个院子里照过一张相，

从对“小姐姐”的评论能看出父亲的审美标准来，比如什么叫美人，什么是美女等等。他对“小姐姐”的喜爱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把她排除在外了——那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女神，他只是欣赏和赞美，不会去追求。但他对

“荷姐”是想追求的，对我母亲是不想问津的。他对“荷姐”和我母亲的态度，影响了我们一家。

从容貌上可以看出，“荷姐”和“小姐姐”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类型的女子。“荷姐”精明、泼辣，“小姐姐”是典型的旧式妇女，温柔含蓄。父亲那个时候的追求，恐怕也就是眉来眼去，心照不宣。更进一步的举动我想是不会有。

在我十七岁离开济南之前，两个姨都没有给我讲过她们和父亲之间的事情。她们也没有谈论过父亲。在我印象中，“荷姐”和我母亲接触稍多，但她们谈了些什么，我也无从知道。“荷姐”跟我母亲开过一个玩笑，说你嫁了一个大博士，有福气。不光是“荷姐”，我的几个舅舅都夸奖说，我母亲嫁季羨林嫁得好。

写这篇文章时，父亲完全放开了。他在《我的美人观》一文里说自己现在很放肆。我读的时候觉得很惊奇，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感情经历。当然这也很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我母亲冷淡，现在算有了个答案。

“荷姐”泼辣外向，父亲内向，性格互补。所以，他很中意于她。她曾经当着我们的面跟父亲开玩笑，“季大博士”“季大教授”地叫着，父亲听着肯定很开心、受用。她很能调动气氛和情绪，我听着也很有意思。

应该说，这是父亲一生婚姻不幸的根源，他都一直记着。这是他的心结，情窦初开受挫，他憋了一辈子没说话，到最后才把这故事讲出来。

这至少让我明白了父亲的感情，很真实，很好。

文章第二部分是“大宴群雌”，也很有意思，后来父亲在医院给我又讲过一次。

他说那年从德国留学回来请客，请来请去，就请了一帮女人。男人他一概都看不上，觉得他们很俗气。他们都没有进取

心，满足于做一个税务局邮电局什么的小职员，整天就是打牌啊、抽大烟啊，没有任何精神追求，完全是些浊物。在这点上，他和贾宝玉有点相似。他觉得男的都是浊物，女子都很神圣。他挑来挑去，就没挑出一个男人来。

这篇的核心还是对着“荷姐”去的，我母亲参没参加，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有点疏忽，在医院时应该问问他。现在，我回忆应该有我母亲在里头。

主角是“荷姐”。父亲是为报答那一段情缘而设宴的。所以，在“荷姐”跟他开玩笑时，他是非常动心的，连写了几个“胡为来哉”“胡为来哉”，非常感慨：咱们没搞成，又何必那样呢！调情，调侃，“荷姐”完全是善意的，开心的。父亲有这么一段感情，非常有意思。

他说，最近回忆一生最尊敬的人，又挑了四个，全都是女的。他觉得很奇怪，老琢磨这个事。

病房杂忆

季羨林

住到全国最有名的医院之一的三〇一医院的病房里来，已经两年多了。要说有什么致命的大病，那不是事实。但是，要说一点病都没有，那也不是事实。一个人活到了九十五岁而一点病都没有，那不成了怪事了吗？我现在的处境是，有一点病而享受一个真正病人的待遇，此我的心之所以不能安也。

我今年已经九十五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而过去这一个世纪，又非同寻常。光是世界大战，就打过两次。虽然第一次没有打到中国来，但是，中国人民也没有少受罪。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日本一大撮“浪人”（大家都会理解，我为什么只提“浪人”。实际上不止这些人）乘机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杀人成山，流血成河，中国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中。

此后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漫长的时间过程。

盼星星，
盼月亮，
盼到东方出太阳。
盼到狗年旺旺旺，
盼到我安然坐在这大病房中，光亮又宽敞。

现在我的回忆特别活跃。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沓沓晃晃，我无所不忆。回忆是一种思想活动。大家都知道，思想这玩意儿，最无羁绊，最无阻碍，这可以说是思想的特点和优点。胡适之先生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话是绝对没有错的。假设越大胆越好，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都是思维活动。世界科学之所以能够进步，就因为有这种精神。

是不是思想活动要有绝对的自由呢？关于这个问题，大概有不同意见。中国过去，特别是在古典小说中，有时候把思想活动称之为心猿。一部《西游记》的主角是孙悟空，就是一只猴子。这一只猴子，本领极大，法力无边。从花果山造反，打上天宫，视天兵天将如草芥。连众神之主的玉皇大帝，他都不放在眼中，玉皇为了安抚他，把他请上天去，封他为弼马温。他嫌官小，立即造反，大闹天宫，把天宫搞得一塌糊涂。结果惊动了西天佛祖、南海菩萨，使用了大法力，把猴子制服，压在五行山下，等待唐僧取经时，才放他出来，成为玄奘的大弟

子。又怕他恶性难改，在他头上箍上了一圈铁箍。又把紧箍咒教给了唐僧。一旦猴子猴性发作，唐僧立即口中念念有词，念起紧箍咒来。猴头上的铁箍随之紧缩起来，让猴子疼痛难忍，于是立即改恶向善，成为一只服从师父教导的好猴子。

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了批评的意见：你不是写病房杂忆吗？怎么漫无边际，写到了紧箍咒和孙行者身上来了？这不是离题万里了吗？我考虑了一下，敬请答曰：没有离题。即使离的话，也只是一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里，是你硬加到我头上来的。我不过想说，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必须有紧箍意识。法院和警察局固然有紧箍的意义，连大马路上的红绿灯不也有紧箍的作用吗？

绕了一个小弯子，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原题上：病房杂忆。“杂”者，乱七八糟之谓也。既然是乱七八糟，更需要紧箍的措施。我们必须在杂中求出不杂的东西，求出一致的东西。决不能让回忆这玩意儿忽然而天也，忽然而地也，任意横行。我们必须把它拴在一根柱子上。我现在坐在病房里就试着拴几根柱子。目前先拴两根：

一、小姐姐

回想起来，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家住在济南南关佛山街柴火市。我们住前院，彭家住后院。彭家二大娘有几个女儿和男孩子。小姐姐就是二大娘的二女儿。比我大，所以称之为姐姐；但是大不了几岁，所以称之为小姐姐。

我现在一闭眼，就能看到小姐姐不同凡俗标致的形象。中国旧时代赞扬女性美有许多词句。什么沉鱼落雁，什么闭月羞花。这些陈词滥调，用到小姐姐身上，都不恰当，都有点可笑。倒是宋词里面有一些丽词秀句，可供参考。我在下面举几个

例子：

苏东坡《江城子》：

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撚花枝，谁会两眉颦？

苏东坡《雨中花慢》：

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

苏东坡《三部乐》：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

苏东坡《鹧鸪天》：

罗带双垂画不成，殢人娇态最轻盈。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

无限事，许多情。四弦丝竹苦丁宁。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叶落声。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来，我不再列举了。我的意思无非是想说，小姐姐秀色天成。用平常的陈词滥调来赞誉，反而适得其反。倘若把宋词描绘美人的一些词句，拿来用到小姐姐身上，将更能凸显她的风采。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宋人那一些词句描绘的多半是虚无缥缈的美人。而小姐姐却是活灵活现，真实存在的人物。倘若宋代词人眼前真有一个小姐姐，他们的词句将会更丰满，更灵透，更有感染力。

小姐姐是说不完的。上面讲到的都是外面的现象。在内部，

她有一颗真诚、热情、同情别人、同情病人的心。大家都知道，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凶恶，非常可怕的病。在山东济南，治疗这种病的医院，不让在城内居留，而是在南门外千佛山下一片荒郊中修建的疗养院中。可见人们对这种恶病警惕性之高。然而小姐姐家里却有一位患麻风病的使女。自我认识小姐姐起就在她家里。我当时虽然年小，懂事不多，然而也感到有点别扭。这位使女一直待在小姐姐家中，后来不知所终。我也没有这个闲心，去刺探研究——随它去吧。

但是，对于小姐姐，我却不是这样随便。小姐姐是说不完的。在当时，我语不惊人，貌不压众，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只丑小鸭。没有人瞧得起，没有人看得上。连叔父也认为我没有多大出息，最多不过是一个邮务生的材料。他认为我不闯实，胆小怕事。他哪里知道，在促进我养成这样的性格过程中，他老人家就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慈母不在跟前的孩子，哪里敢飞扬跋扈呢。我在这里附带说上几句话：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是叔父从清平县穷乡僻壤的官庄把我带到了济南。我因此得到了念书的机会，才有了今天的我。我永远感谢他。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头仍然又回到小姐姐身上。但是，在谈小姐姐之前，我先粗笔勾画一下我那几年的情况。在小学和初中时期，我贪玩，不喜欢念书，也并无什么雄心壮志，不羡慕别人考甲等第一。但是，不知道是由于哪一路神仙呵护，我初中毕业考试平均分竟达到了九十七分，成为文理科十几个班之冠。这一件个人大事，公众小事，触动了当时的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老先生。他亲自命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给我，算是对我的奖励。我也是一个颇有点虚荣心的人。受到了王状元这样的礼遇，心中暗下决心：既然上来了，就不

能再下去。于是，奋发图强，兀兀穷年。结果是，上了三年高中，六次期考，考了六个甲等第一。高中最后一年，是在杆石桥那个大院子里度过的。此时，我已经小有名气。国文，被国文教员董秋芳先生评为全校之冠（同我并列的还有一个人王俊岑，后入北大数学系）；英文，我被大家称为 Great home（大家，戏笑之辞，不足为训），我当时能用英文写相当长的文章。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有点惊诧。当我看到英文教员同教务处的几位职员在一起谈到我的英文作文，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子，我真不禁有点飘飘然了。

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家搬离柴火市以后发生的，此时，即使小姐姐来走娘家，前面院子也已经是人去屋空。那一位小兄弟也已杳若黄鹤，不知飞向何处去了。事实上，我飞的真不能算近。我于一九三五年离开祖国，到了德国，一住就是十年。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辗转回国。当时国内正在进行战争。我从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乘火车到了北京。此时正是秋风吹昆明（湖），落叶满长安（街）的深秋。离京十载，一旦回来，心中喜悦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小姐姐却仍然见不到。

我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两年，仍然教书。此时战争未停，铁路不通。航空又没有定期航班，只能碰巧搭乘别人定好的包机。这种机会是不容易找的。我一直等到一九四八年，才碰到了这样的好机会。于是我就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济南，见到了我家里的人，也见到了小姐姐。

二、大宴群雄

那一年，我三十七岁。若以四十岁为分界线的话，我还不